

遵义师范学院仡佬族文化研究基地项目

总主编 ◆ 周帆

QIANBEI GELAOZU DANGDAI ZUOJIA ZUOPINXUAN
XIAOSHOU JUAN

黔北仡佬族 当代作家作品选

小说卷（下）

孙建芳 王清敏 蒋雪鸿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遵义师范学院仡佬族文化研究基地项目◎

黔北仡佬族当代作家作品选

小说卷（下）

孙建芳 王清敏 蒋雪鸿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北仡佬族当代作家作品选 小说卷/孙建芳,王清敏,
蒋雪鸿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2

(仡佬族文化研究丛书/周帆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2561 - 6

I. ①黔… II. ①孙… ②王… ③蒋…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107 号

策划编辑:姚启星

责任编辑:王欣

封面设计:金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764千字

印 张:27.25

定 价:78.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2561 - 6/I · 2392(汉 267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麻雀人生^①

罗芝芳^②

命运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越是不相信他，他越是要和你开玩笑，越是让你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甚至于让你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丝反抗的力气。

—

今天就要高考了。

我在床上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脑子里有些凌乱。我用手揉揉惺忪的眼睛，朝窗外望了望。窗外的天空还是黑漆漆的一团，什么也看不见。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刺破了黑夜的宁静。我无论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就坐在黑暗里，用手撑着脑袋，独自发呆。两个妹妹在我身边睡得很香，发出均匀细微的呼吸声。发了一阵呆，我刚想躺回床上再眯一小会儿，却听见灶房里传来了“哗啦啦”的声音。

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推开灶房门走了进去。

灶房里烟雾缭绕。烟影绰绰中，我看见爸在烧火，姆在刷锅。烟太浓，熏得我双眼都不敢睁开。

① 原载《黔北作家》2010年第4期，此次出版时有改动。

② 罗芝芳（1982—），女，仡佬族，贵州省遵义县人。现供职于遵义县委办公室。自幼家贫但热爱文学，练笔十年且略有收获，作品散见于《贵州作家》《黔北作家》《遵义文艺》等刊物，主要有小说《麻雀人生》《原上草》《无巢》等。

“平儿，还早嘛，怎么不多睡会儿？”姆抬起头来发现了我，嘴里招呼着我，手里却没停歇。爸没言语，往火膛里添了一把柴，火苗舔着舌头直往外蹿，差点就点着了爸的眉毛。

“姆，不知怎么了，一想到考试我就睡不着了。”我边说边往脸盆里舀了一瓢水，胡乱地抹了一把脸，接着又补充一句，“不过也好，一考完试，我就解放了。”然后才挤了牙膏站在水池边刷起牙来。

“平儿啊，考试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心慌啊，一定要沉着冷静。姆给你煮点面条，哦，再加两个荷包蛋。我们平儿一根棒棒撬两个蛋，一定会考好的。”姆边说边动手为我煮鸡蛋面。

等我吃完荷包蛋面收拾停当，天色已经大亮。沉寂了一个晚上的山村从晨曦中醒来，家家屋顶上都飘起了袅袅的炊烟。空旷的村野响起了牛群“哞、哞、哞”的欢叫声，三三两两的村民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背着背篓向村外走去，山野间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此起彼伏，一切都让人感到恬适、温馨。

我家虽然住在乡村，但并不偏僻。这里离城镇不远，到我们学校也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平时我都不住校，尽管老师和同学们都劝我这几天最好住在学校，说高考不比平时，有事好有个照应，我还是坚决回家来住，觉得家里住着清静、舒适，我已经习惯了。昨晚可能是感到高考确实和平时有些不一样，心里多少有点紧张，才没休息好。我走出门呼吸了几口这乡间特有的清新空气，看着这熟悉又亲切的乡间晨景，倦意顿时消失殆尽，心情也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我一路吹着口哨向学校走去，时不时还会用脚故意去踢地上的石子。看着石子划出一道弧线飞了出去，我不禁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好笑。自己都已经十七岁了，怎么还像小学时上学一样？我暗地问自己：你这是去参加高考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大战在即的样子？不过，说实在的，对于高考，我一点没感到害怕过，甚至有些期待

呢！一星期前的最后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我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上个一般的重点是没问题的。不光班主任汪老师对我寄予了厚望，校长也对我寄予了厚望。

“汪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辛劳的，一定会考上重点大学报答您。”我在心里暗暗说。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每学期都是年级第一名，我想这次也不会例外。

远远的，我就看到了校门口的郭拉拉。她站在一棵柳树下，背靠着柳树，单薄的身子看上去真有种风摆杨柳的感觉。郭拉拉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也是我的同桌。高中三年我一直和她同桌。让人奇怪的是，我的成绩是班上第一名，而郭拉拉却是班上倒数第一名。高一如此，高二如此，高三还是如此。无论我如何帮她，她的成绩犹如浮在水面上的纸，就是起不来。我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了。我甚至想，郭拉拉可能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上帝是公平的，给了她漂亮就不能再给她聪明。郭拉拉的爸是镇长，姆也在镇机关工作，只有郭拉拉这么一个女儿。郭拉拉养尊处优惯了，时时都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因她长得灵秀，身段婀娜多姿，被誉为我们二中的校花，成了男生们追捧的偶像。她常常会收到一些莫名的信或纸条，甚至还有男生为了她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可郭拉拉不为所动，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这更是让男生们“寤寐思服”。有时，郭拉拉会把她收到的情书煞有介事地念给我听，念着念着，郭拉拉自己就先笑了起来。有时，她还会念一段顾城抑或席慕容的诗给我听，念着念着，就歪在课桌上睡着了。三年了，我常常想，郭拉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在无数个春意盎然的晚上，我也会想起郭拉拉来。她肌肤白如凝脂，双眸灿若星辰，一汪秋水仿佛随时都在说话。它会让你长久地迷失在那汪秋水里，直至毁灭。

我承认我是喜欢郭拉拉的，像班里的大多数男生那样爱慕着她。在最应该怀春的岁月，我的心里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是我知道，我平凡得如一滴水，就算滴在大海里也不会起一丝波



澜，她是不会为我皱一皱眉头的。我只有努力学习，努力让自己每次都成为班上的第一名，才有可能引起郭拉拉对我的关注。这不，郭拉拉的父母托了班主任汪老师的关系，才让郭拉拉高中三年都坐在我旁边。其实，这正合我意——一是满足了我那点少得可怜的虚荣心（郭拉拉坐在我旁边，不知有多少男生羡慕着呢）；二是郭拉拉成为我不断学习的动力。每次考试，都是我表演的舞台。可试卷发下来后，我心里又充满了不安。因为我不希望看到她望着试卷发呆失落的样子。我希望我爱慕着的郭拉拉永远都快乐着，像蝴蝶一样在我周围环绕。

进考场的预备铃声让我收住了思绪。我加快步伐向郭拉拉走去。

“郭拉拉，考试时间快到了，你不进考场，站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走到郭拉拉面前很关切地问了一句。

“永平，我看了考号，我就坐在你的前面。永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郭拉拉抚弄着柳叶儿，满脸哀求。

“什么忙，不会是想让我把答案抄给你吧？不过你放心，能抄我一定会抄给你的。毕竟咱们同桌一场嘛。”我很哥们地说。

“真的吗？我就知道你不会小气的。谢谢你，永平。我一直都梦想能考上大学。可是，你知道的，凭我自己，肯定是考不上的。如果我考不上，我这辈子就完了。像我这样的女孩，如果不上学了，早早就嫁人的。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啊。”郭拉拉说着说着，大眼睛里就噙满了泪水，仿佛只要一眨眼，就会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她这副模样，我想谁见了都会不忍心拒绝的。

“唉……”我叹了一口气说，“拉拉，别这样，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你放心，我会尽量帮你的。好了，咱们进去吧。”

我实在不忍看到郭拉拉掉眼泪。她一掉眼泪，我心里就没辙。况且，我内心也不希望我爱慕的女孩早早就嫁作他人妇，我还盼望

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所大学的校园里见面呢。

“永平，你真好。永平万岁！”刚才还梨花带雨的郭拉拉，一眨眼的工夫就欢呼雀跃起来。我真怀疑自己刚才看见的是不是真的郭拉拉。我用力揉了揉眼眶，千真万确啊，就是昔日的郭拉拉呀。

走进考场，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果然如郭拉拉所说，她就在我前面，中间只隔了一个座位。我没有食言，考试的时候，只要监考老师没有注意到我，我就尽量将自己的答案抄在纸条上给郭拉拉。考最后一科时，我只顾埋头给郭拉拉抄答案，忽略了监考老师。等我发现有一大团黑影站在自己身后时，已经来不及藏纸条了。监考老师把纸条连同试卷一并给我收了。教室里三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盯得我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仿佛有上千只虫子在爬。我难受极了，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监考老师提起笔，“嚓、嚓”两笔在卷子上画了个鲜红的“×”。那张牙舞爪的鲜红的“×”，仿佛我心里汨汨流的血。

“你可以走了，不用考了。”监考老师对我判了极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留给我。

我机械地收拾着自己的文具，钢笔、橡皮、2B 铅笔、草稿纸，刚才这些东西在我眼里还是那么地亲切，一眨眼的工夫，就成了我的耻辱，看着是那么地狰狞。我的耳朵嗡嗡地轰鸣，大脑一片空白。我步履艰难地向教室门口走去。

在走出教室的一刹那，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郭拉拉。郭拉拉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愣愣地看着我。

二

被监考老师逐出教室回到家后，我窝在自己的卧室里，一连数天闭门不出。躺在床上，脑海里总浮现着那个鲜红的“×”，它大



大地张着嘴，汩汩地流着鲜红的血。我想把它从脑海里抹去，可越抹血越往外冒，似一张嘴，随时都会将我卷进它嘴里。

“放开我，放开我。”我急得满脸是汗，双手在空中不停地挥舞。

“平儿，不怕，姆在呢。”姆端着一碗鸡蛋，坐在床沿上，“平儿，你高烧得厉害，一直在做噩梦。别怕，有姆在呢。乖，来吃一口鸡蛋，姆特为你做的。”姆把我扶起来，夹了一小块鸡蛋放进我嘴里。

“哇……”鸡蛋刚一进嘴，我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这造的什么孽哟。”姆边说边用衣袖抹眼泪，“平儿啊，你不要多想，这不全怪你。养好身体要紧，啊，听话。”

姆打来一盆水，给我洗了脸，又将一块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

“都是那个郭拉拉害的。哥，我找她算账去。”弟弟小山进屋来看我的样子后，有些怒不可遏，就恨恨地说。

“山，你胡说什么，不怪郭拉拉，是我自己不争气。”我边说边努力撑身子，想坐起来，被姆拦住了。

姆对着弟弟吼道：“小山，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哥正病着呢，别来添乱。去，到外面玩去。”

“耶！”小山回头伸出舌头冲我扮了个鬼脸，很听话地向屋外走去。

不料，小山一踏出院门，就看到了在院门外徘徊的郭拉拉。他气势汹汹地对郭拉拉说：“郭拉拉，你来做什么？嫌我哥被你害得还不够？”

“小山，我……”郭拉拉嗫嚅着，长长的睫毛像蜻蜓的羽翼上下颤动，羽翼上似乎还有露珠在闪。

“你哥……你哥他还好吗？我想进去看看他。”郭拉拉抬起头，可怜巴巴地向小山央求道。

“你还是走远点，别让我哥看到你，我们全家人都不想再看到你。”小山边说边将郭拉拉推出了院子，“嘭”的一声将院门关上。我听见了郭拉拉的哭声，也不知她在院门外站了多久走的。

之后我的班主任汪老师来看过我。她来时，我仍在高烧中，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一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我努力想睁开眼，眼皮却沉重得像用胶水粘上的一样。我不知道汪老师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心里清楚，汪老师一定对我失望透顶。

在床上昏睡了半个月，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终于醒了过来。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缕阳光正从房屋的缝隙里渗进来。阳光像个精灵，在它的照耀下，尘土都在空中翩翩起舞。这久违的阳光让大病初愈的我有一种复活的感觉。是的，我又活过来了。吃午饭的时候，我跟爸和姆讲，书不念了，我再没脸回到学校，命运已经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说我想学点本领，将来在沙河镇上摆一个摊什么的，养活自己应该是不难的。

“平儿，你怎么说不念就不念了呢，这么多年不是白读了？今年没考上，也并不是你成绩不行啊。凭你的成绩，明年一定会考上的，也许还会考一个名牌大学呢。”爸埋着头深深地抽了一口叶子烟，吐出一口浓痰，然后抬头瓮声瓮气地说。

“爸，读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读书的目的还不是养活自己？我学点本领在沙河镇摆个摊，还不是一样的？反正，这书我是不念了。再说，学校我也没脸回去了。”

“你这样好的成绩，怎么说不念就不念了呢？二中没脸回去，咱们换间学校读。行吗？”爸竟向我央求起来。

“爸，我是真不想念了。”我态度坚决。

“平儿不想念，自有他的道理。咱就先依着他吧。”姆边收拾碗筷边劝爸。其实姆是担心我经过这么大的打击，再受刺激出什么问题。她想等过段时间我想开了，自己就会想念书的，现在再怎么劝也是多余的。

“你就知道惯着他，这不——被你惯出事来啦吧！”爸说完转身进了里屋。

爸虽这样说，但我知道他已经默认。

我和爸、姆几经商量后，决定去跟干爹黄大贵学电器修理。干爹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镇上最早开店修理电器的，后来挣了几个钱就收手不干了，回到了他老家金山寨。

我一踏进金山寨这块土地就有些后悔了。自己怎么会莽莽撞撞地就跑到这么个毛都不长的地方来当什么学徒呢？在这种地方，又能学到啥本领？越往前走，我就越后悔自己的决定。金山寨，名不副实，并非因盛产金子而成名。它位于沙河镇的南端，山高路陡，几户人家隐没于半山腰，终年云雾缭绕，一年难得见几回囫囵太阳。大多数时间，太阳就像一小坨鸡蛋黄遥挂在屋檐上，仿佛一伸手、一抬足就能把它摘下来放在锅里。金山寨的人很少下山，终年守着几亩苞谷地，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忙活。寨子前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寨子里的人都把它敬为神树，躯干上挂了不少红布，树下终年烟雾弥漫，香火不绝。原本枝繁叶茂的树被烟熏得枯枝叶败，躯干也千疮百孔。

干爹家就在寨子的中央。他家的房子隐设在晨雾里，只露出了屋檐的一角。我到干爹家安顿下来后，忙时帮干爹家做农活，闲时或出不了工时，干爹就教我修电器。

我原以为学修电器很简单，可真正学起来让我感到很吃力，尤其是那些电器元件，看着就让我眼花缭乱，更不要说弄懂它们各自的原理了。实际操作起来我也笨手笨脚，常常一个小小的管子、一根小小的导线，我摆弄一下午都摆弄不好。有一次我还让烙铁烫伤了，光洁的手背上被烙上了一个鲜红的疤，让我的心情灰暗了很长一段时间。

金山寨的天空经常都是雾蒙蒙的，再加上摆弄电器枯燥无味，大多时候，我都坐在干爹家的屋檐下望着远山发呆。远山影影绰

绰，它阻挡了外界的视线，却阻挡不了我对外界的向往。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这里的宁静淡泊不了我的致远。

正在这时，家里让人带信来，说弟弟小山生病了。

我跟干爹说我想下山去看看弟弟。干爹磕了一下烟锅子，用火柴棍拨拉着锅里的烟丝，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喷出几口烟雾来，然后慢吞吞地说：

“平儿，你是不是不想学了，真的要走？”

“我……我……不是的，”看着干爹有些沧桑的面容，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假装被烟呛得干咳几声，才接着说，“干爹，小山生病了，爸和姆要我赶回去。”

“你不想学就算了，这事也勉强不来的，只是你回去后要好好跟你爹妈讲。唉……你这孩子。”干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看来他是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的。

我“嗯”了一声，如获大赦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小山病得不轻。爸和姆把家中能换成钱的都变卖了，带着小山四处求医问药。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我想，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不能让爸和姆再日夜操劳，更不能让弟弟小山没有钱治病。回到家待了几天后，我就打算出去找点事做，为爸和姆多少减轻点负担。

我正琢磨着做点什么好的时候，村里的二狗找上门来。他一进屋就说：“平娃，你一半大小子，成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干脆，你就跟我们哥几个一起干吧。我们已经琢磨好久了，想赶转转场挣点钱养活婆娘儿女。挣到的钱大伙平分，一个都不吃亏。”

“赶转转场卖什么呀？需要多少本钱？”我问。

“几乎不要本钱。就是赶场天在街上甩‘人人宝’、‘丢三张’。你娃脑瓜子灵活，肯定行。你放心，哥不会让你吃亏的。”二狗说得唾沫飞扬，溅得我一脸都是，说得我很是动心。

于是，我决定和二狗们一起干。

晚上，我来到二狗家。二狗家住在村东头，独门独院。我一只脚刚踏进院门，一条大黑狗就汪、汪、汪地狂吠着向我扑来，白森森的牙齿在暗夜里闪着寒光，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伸出的腿缩了回来。“死狗，嚎哪样嚎，滚一边去。”二狗闻声打开房门走了出来。在他的吆喝下，黑狗摇着尾巴，不情愿地走开了。走时，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瞪得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跟在二狗身后，进到屋里。屋里早坐了一圈人，有两个我认识，是同村的得发和茂全，还有三个我不认识。

二狗说，都是自家兄弟，大家都不必客气。今天晚上，咱们哥几个聚在一起开个碰头会，明天赶场我们就开工。平娃，你第一次参加咱们的会议，我们之前商量的一些东西你可能还不清楚。今天我再说说，希望大家都要遵守。简单地说就是大家有钱一起分，有祸一起担。大家要团结，不得起私心、发生内讧。水桶和我负责摆摊，平娃、小媳妇、长毛充当媒子引人上钩，得发负责财务兼内勤，茂全则负责放哨。我们的组织暂定名为“三张”公司。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另外三个人的姓名。经过举手表决，我们选出了公司的头头脑脑：二狗是经理，小媳妇是副经理。小媳妇管我和长毛两人，水桶、得发、茂全三人归二狗管。

我们镇地处交通要道，国道穿镇而过。这里自古就是盐道、商道交会之地，商贾云集，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重镇，汇聚了天南海北的人，除了正常经商的人，平时就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均混迹于此。

早上十点钟刚过，镇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小商、小贩们的摊摆得满街都是，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摊前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像比赛似的吆喝着：走过，路过，机会不要错过；买不买，看好歹；要不要，看质量……还有人在摊子前扯了张红纸，上面张牙舞爪地写着：门面急转，最后一天跳楼价，出血大甩卖。人来人往，抬起头，一颗颗脑袋在眼前晃动；低下头，一双双脚在蠕

动。汽车使劲按着喇叭，震得人耳朵背发麻。路人纷纷让道，躲闪不及的，便招来一顿臭骂。被骂的，惊恐万状；骂人的，趾高气扬。

二狗领着我们在人群里横冲直撞，终于从人海里挤了出来，到了背街的一条巷道里。这条巷道连接着外面的主街道，又有多个出口延伸到各个地方。赶集的人从四面八方来，都要经过这条巷道，出口多，即使我们被警察盯住了，也便于逃跑。我有些佩服二狗的眼光独到。水桶把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二狗拿出一副纸牌，打开，哗哗地洗了几次，发了三张牌摆在报纸上，静候鱼儿上钩。我和小媳妇、长毛在僻静处站着，偷眼瞧着这边的动静，静观事态。茂全则站在临街的巷口观察。

不一会儿，有几个人好奇地围了上去。二狗朝我们努了努嘴。我和小媳妇假装旁观走了过去。小媳妇，因人长得清秀、皮肤白净、一副娘娘腔而得名。二狗正是看中了小媳妇的这一点，让他和他配合当“媒子”，不容易让人生疑。我和小媳妇蹲在二狗面前，装模作样地问二狗如何玩法。二狗重新发了三张牌在报纸上，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唾沫横飞地鼓动着：各位父老乡亲，乡邻朋友，请大家都看着我手里这副牌，等会儿我发三张在报纸上，你们眼睛就盯着我发的是恁样牌，眼睛千万不要打调，打调就完了。如果哪位朋友想玩，看清楚我发的是恁样牌，你就把钱押在这张牌上。我把牌打开，如果猜对了，你押在牌上的钱，我双倍赔还。如猜错了，对不起，朋友，你押的钱就归我了。人群里一阵骚动，开始议论了起来，可没有人掏钱上前来押。小媳妇见状，小眼珠一转，摸出20元押在了中间的那张牌上。

“还有人押没有？”二狗瞪起一双鼠眼在人群里梭了一圈，说，“没有人押，我就开牌啰。小兄弟，你看清没有，开了牌就不许反悔啰。”

“就这张，红桃10。开！”小媳妇肯定地说。

“看到，看到，眼睛不要打调。开！”二狗吆喝一声“起”，牌翻开，小媳妇押的果然是红桃10。二狗立刻从兜里掏出40元钱连同小媳妇押的20元钱一起递给了他。围观的人又一阵骚动，可二狗重新发完牌后还是没人实际行动。看来还得再来点厉害的才行。

“我把这60块钱全押上。”小媳妇说着将钱押在了左边的那张牌上。这次开牌当然又是小媳妇赢了。围观的人见小媳妇的20元钱眨眼工夫就变成了180元，就再也忍不住了。围观的人纷纷掏出钱来押，结果肯定是输多赢少啰。这种耍牌俗称“甩三张”，玩的是手上的技巧，牌本身并没有假，关键就在于玩家用手在地上挪动牌的那一瞬间，你看见放上去的是底下那张牌，实际上他一甩，下去的是上面那张牌，玩牌的人手法非常娴熟，肉眼很难看清。赌钱时，庄家要这样往复三次以上才会让人押钱，一般都是赢不了。当然，为了吊起人们的欲望，最开始和中间的时候，庄家会故意让你赢几局。二狗为此专门去拜师学了一个多月，已经玩得很娴熟，不是同行，根本看不出来其中的蹊跷。

一个上午下来，我们每个人居然就分得了80元钱。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心里有些晕晕然。我认真地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记事本上：车费5元，中午吃粉2元，买烟3元，买衣服20元，交给姆40元，给自己留10元备用。

散摊后，大家就四散分开，各走各的。我沿着街走。赶场天的街道污浊不堪，街面上到处都散落着垃圾、纸屑、果皮，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路人都掩鼻而过。临街的铺面伸到了街心，帆布、遮阳伞把天空划得东一块西一块的，仿佛打上了难看的补丁。路边昏暗的发廊里，昏黄的灯光有些暧昧，抹着红嘴唇的女郎跷起二郎腿，在门口搔首弄姿，那猩红的嘴唇，将一张脸衬得越发惨白。

“这些女人，拍鬼片都不用化妆了。”我在心里哼了一声，继续往前走。

我算正式加入了“三张”公司，我们的业务除了甩“三张”，



还兼营弹子球、丢圈、甩“人人宝”。我们除了在本镇摆摊外，还去邻近的几个乡镇摆。每天我所得的收入，除了自己必要的开支外，还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我还没满十八岁，已经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承担起了作为长子理应履行的责任。

如果不是那次失手、二狗被抓，也许我的人生会一直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谁说得清呢？

那天跟往常没有两样，阳光还是一样的明媚。我们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早早来到镇上。我们找了一个岔道口，铺了几张旧报纸在地上，二狗把纸牌一拿出来，就围拢来一大群人。我们还在心里庆幸，今天的生意肯定好。警察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警察那天着的都是便衣，连专门望风的茂全也没发现。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们一网打尽。在派出所里，我们“三张”公司的成员排成一溜，都耷拉着头，谁也不敢说话。见我们这样，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过来站在我们跟前，很威严地吼了一句：都把头抬起来！我们不得不把埋着的头抬了起来，但没有一个敢直视他的眼睛。“你们谁先交代一下犯罪经过吧。干了多久，骗了多少钱，都要如实地交代。”他说完，端了一个凳子坐在我们前面。坐在桌边的另一个警察拉开抽屉拿出个本子，准备作笔录。

“我说，我说，我有罪。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们无关。他们都是围观的群众。”二狗一个人把所有的罪都揽了过去。我斜眼瞄了一下，其他人都紧张地看着二狗。我心里五味杂陈，既不敢承认自己也参与了，又不想让二狗一个人背黑锅。

“你说，是不是他的同伙？”警察突然转过头来盯着我问，“看你的样子，应该还是个学生。”

“我……我……”我正欲老实回答，二狗用眼神制止了我。我明白了二狗的意思，他是想一个人背了。我回过神来，灵机一动说：“我是上学路过那里，看见有很多人围在那儿，刚走拢去想看看个究竟，就被你们抓了。”我说得很沉着。

“是不是真的哦，如果说的是假话，想来后果你是知道的。”警察说着又瞪了我一眼，不过语气已经柔和了许多。他招手叫来另一个警察，让他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录口供。我随着那个警察到了另外的一间屋子，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只不过把过程编得更细一些。录完口供后，警察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把我放了。跨出派出所的大门，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突然发现，原来自由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二狗以及“三张”公司的其他成员都还在派出所里，他们此刻怎么样了，我无从得知。我只得走到一个既能看见派出所大门动静，又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蹲下来守候着，静观事态的发展。

一些人进去了，一些人又出来，还是没见二狗及其他人的身影，我有些急了，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站起来不停地走来走去，两只手不停地搓着。一直等到太阳落下山，天色渐渐暗下来，还是没见二狗他们出来。我心里既着急又害怕，可我不敢走近派出所去看个究竟，怕警察认出我后，认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上学路过的学生，而是和二狗他们一伙的。我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可我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打探二狗他们的具体情况。天很快就黑下来，我只得垂头丧气的往家走。回到家后，我也没敢把这一情况告诉爸和姆。

我在家里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两个月后，得知二狗被判了三年，其他“三张”公司成员被判一两年不等，只有我，侥幸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二狗他们本不该被判那么重的，据说当时正是严打期间，所有犯罪一律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谁叫你赶上了呢？送二狗去劳改的那天，我去拘留所看了他。二狗说，平娃，你还小，不像我们，你的人生不能抹上污点。以后的路你自己要走好。如果你有这份心，就多来看看哥哥。

警车带着二狗呼啸而去。我的泪，在那一瞬，流了下来。